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雜家類一二

130
66

12
130
66

子六



1152
1330
66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十七

子部二十七

雜家類一

衰周之季百氏爭鳴立說著書各為流品漢志所列備矣或其學不傳後無所述或其名不美人不肖居故絕續不同不能一概著錄後人株守舊文於是墨家僅墨子晏子二書名家僅公孫龍子尹文子人物志三書縱橫家僅鬼谷子一書亦別立標題自為支派此拘泥門目之過

支錢所
那拘有

也黃虞稷千頃堂書目於寥寥不能成類者併入雜家雜之義廣無所不包班固所謂合儒墨兼名法也變而得宜於例爲善今從其說以立說者謂之雜學辨證者謂之雜考議論而兼敘述者謂之雜說旁究物理臚陳纖瑣者謂之雜品類輯舊文塗兼眾軌者謂之雜纂合刻諸書不名一體者謂之雜編凡六類

鬻子

一卷

兩江總督探進本

舊本題周鬻熊撰崇文總目作十四篇高似孫子

略作十二篇陳振孫書錄解題稱陸佃所校十五篇此本題唐逢行珪註凡十四篇蓋卽崇文總目所著錄也考漢書藝文志道家鬻子說二十二篇又小說家鬻子說十九篇是當時本有二書列子引鬻子凡三條皆黃老清靜之說與今本不類疑卽道家二十二篇之文今本所載與賈誼新書所引六條文格略同疑卽小說家之鬻子說也杜預左傳註稱鬻熊爲祝融十二世孫孔穎達疏謂不知出何書史記載鬻熊子事文王早卒其子曰熊

麗熊麗生熊狂熊狂生熊繹成王時舉文武勤勞
之後嗣受封於楚漢書載魏相奏記霍光稱文王
見鬻子年九十餘雖所說小異然大約文武時人
今其書乃有昔者魯周公語又有昔者魯周公使
康叔往守於殷語而賈誼新書亦引其成王問荅
凡五條時代殊不相及劉勰文心雕龍云鬻熊知
道文王咨詢遺文餘事錄爲鬻子則哀輯成編不
出熊手流傳附益或構虛詞故漢志別入小說家
歟獨是僞四八目一書見北齊陽休之序錄凡古

來帝王輔佐有數可紀者靡不具載而此書所列
禹七大夫皋陶杜子業旣子施子黯季子甯然子
堪輕子玉湯七大夫慶誦伊尹涅里且東門虛南
門蟬西門疵北門側皆具有姓名獨不見收似乎
六朝之末尙無此本或唐以來好事之流依仿賈
誼所引撰爲贗本亦未可知觀其標題甲乙故爲
佚脫錯亂之狀而誼書所引則無一條之偶合豈
非有心相避而巧匿其文使讀者互相檢驗生其
信心歟且其篇名冗贅古無此體又每篇寥寥數

言詞旨庸淺決非三代舊文姑以流傳既久存備
一家耳卷首有逢行珪序及永徽四年進書表自
署華州鄭縣尉里居未詳

墨子十五卷

兩江總督
採進本

舊本題宋墨翟撰考漢書藝文志墨子七十一篇
註曰名翟宋大夫隋書經籍志亦曰宋大夫墨翟
撰然其書中多稱子墨子則門人之言非所自著
又諸書多稱墨子名翟因樹屋書影則曰墨子姓
翟母夢烏而生因名之曰烏以墨爲道今以姓爲

名以墨爲姓是老子當姓老耶其說不著所出未
足爲據也宋館閣書目稱墨子十五卷六十一篇
此本篇數與漢志合卷數與館閣書目合惟七十
一篇之中僅佚節用下第二十二節葬上第二十
三節葬中第二十四明鬼上第二十九明鬼下第
三十非樂中第三十三非樂下第三十四非儒上
第三十八凡八篇尚存六十三篇與館閣書目不
合陳振孫書錄解題又稱有一本止存十三篇者
今不可見或後人以兩本相校互有存亡增入二

篇歟抑傳寫者譌以六十三爲六十一也墨家者
流史罕著錄蓋以孟子所闢無人肯居其名然佛
氏之教其清淨取諸老其慈悲則取諸墨韓愈送
浮屠文暢序稱儒名墨行墨名儒行以佛爲墨蓋
得其真而讀墨子一篇乃稱墨必用孔孔必用墨
開後人三教歸一之說未爲篤論特在彼法之中
能自嗇其身而時時利濟於物亦有足以自立者
故其教得列於九流而其書亦至今不泯耳第五
十二篇以下皆兵家言其文古奧或不可句讀與

全書爲不類疑因五十一篇言公輸般九攻墨子
九拒之事其徒因採摭其術附記其末觀其稱弟
子禽滑釐等三百人已持守固之器在宋城上是
能傳其術之徵矣

子華子二卷

兩江總督
採進本

舊本題晉人程本撰案程本之名見於家語子華
子之名見於列子本非一人呂氏春秋引子華子
者凡三見高誘以爲古體道人是秦以前原有子
華子書然漢志已不著錄則劉向時書亡矣此本

錢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一十七
自宋南渡後始刊版於會稽晁公武以其多用字
說指爲元豐後舉子所作朱子以其出於越中指
爲王銍姚寬輩所託而又疑非二人所及周氏涉
筆則據其神氣一篇指爲黨禁未開之時不得志
者所爲今觀其書多採掇黃老之言而參以術數
之說呂氏春秋貴生篇一條今在陽城渠胥問篇
中知度篇一條今在虎會篇中審爲篇一條則故
佚不載以掩剽剗之迹頗巧於作僞然商權治道
大旨皆不詭於聖賢其論黃帝鑄鼎一條以爲古

人之寓言足正方士之謬其論唐堯土階一條謂
聖人不徒貴儉而貴有禮尤足貶墨家之偏其文
雖稍涉曼衍而縱橫博辨亦往往可喜始能文之
士發憤著書託其名於古人者觀篇末自敘世系
以程出於趙眈眈不忘其宗屬其子勿有二心以
事主則明寓宋姓其殆熙甯紹聖之間宗子之忤
時不仕者乎諸子之書僞本不一然此最有理致
文彩辨其贗則可以其贗而廢之則不可陳振孫
謂其文不古而亦有可觀當出近世能言之流實

爲公論晁公武以謬誤淺陋譏之過矣

尹文子一卷

兩江總督
採進本

周尹文撰前有魏黃初末山陽仲長氏序稱條次
撰定爲上下篇文獻通考著錄作二卷此本亦題
大道上篇大道下篇與序文相符而通爲一卷蓋
後人所合併也莊子天下篇以尹文田駢竝稱顏
師古注漢書謂齊宣王時人考劉向說苑載文與
宣王問荅顏蓋據此然呂氏春秋又載其與潛王
問荅事殆宣王時稷下舊人至潛王時猶在歟其

書本名家者流大旨指陳治道欲自處於虛靜而
萬事萬物則一一綜核其實故其言出入於黃老
申韓之間周氏涉筆謂其自道以至名自名以至
法蓋得其真晁公武讀書志以爲誦法仲尼其言
誠過宜爲高似孫緯略所譏然似孫以儒理繩之
謂其淆雜亦爲未允百氏爭鳴九流竝列各尊所
聞各行所知自老莊以下均自爲一家之言讀其
文者取其博辨闕肆足矣安能限以一格哉序中
所稱熙伯蓋繆襲之字其山陽仲長氏不知爲誰

李淑邯鄲書目以為仲長統然統卒於建安之末與所云黃初末者不合晁公武因此而疑史誤未免附會矣

慎子一卷

少詹事陸費墀家藏本

周慎到撰到趙人中興書目作瀏陽人陳振孫書錄解題曰慎到趙人見於史記瀏陽在今潭州吳時始置縣與趙南北了不相涉蓋據書坊所稱不知何謂也則稱瀏陽者非矣明人刻本又云到一名廣案陸德明莊子釋文田駢下註曰慎子云名

廣然則駢一名廣非到一名廣尤舛誤也莊子天下篇曰慎到棄知去已而緣不得已泠汰於物以為道理曰知不知將薄知而後鄰傷之者也譔髀無任而笑天下之尚賢也縱脫無行而非天下之大聖椎拍輓斷與物宛轉舍是與非苟可以免不師智慮不知前後魏然而已矣推而後行曳而後往若飄風之還若羽之旋若磨石之隧全而無非動靜無過未嘗有罪是何故夫無知之物無建己之患無用知之累動靜不離於理是以終身無譽

故曰至於若無知之物而已無用賢聖夫塊不失道豪傑相與笑之曰慎到之道非生人之行而至死人之理適得怪焉云云是慎子之學近乎釋氏然漢志列之於法家今考其書大旨欲因物理之當然各定一法而守之不求於法之外亦不寬於法之中則上下相安可以清淨而治然法所不行勢必刑以齊之道德之爲刑名此其轉關所以申韓多稱之也

語見漢書藝文志

其書漢志作四十二篇唐志作十卷崇文總目作三十七篇書錄解題則

稱麻沙刻本凡五篇已非全書此本雖亦分五篇而文多刪削又非陳振孫之所見蓋明人摺拾殘剩重爲編次觀孝子不生慈父之家忠臣不生聖君之下二句前後兩見知爲雜錄而成失除重複矣

鶡冠子三卷

兩淮馬裕家藏本

案漢書藝文志載鶡冠子一篇註曰楚人居深山以鶡爲冠劉勰文心雕龍稱鶡冠綿綿亟發深言韓愈集有讀鶡冠子一首稱其博選篇四稽五至

之說學問篇一壺千金之語且謂其施於國家功
德豈少柳宗元集有鷓冠子辨一首乃詆爲言盡
鄙淺謂其世兵篇多同鵬賦據司馬遷所引賈生
二語以決其僞然古人著書往往偶用舊文古人
引證亦往往偶隨所見如谷神不死四語今見老
子中而列子乃稱爲黃帝書克己復禮一語今在
論語中左傳乃謂仲尼稱志有之元者善之長也
八句今在文言傳中左傳乃記爲穆姜語司馬遷
惟稱賈生蓋亦此類未可以單文孤證遽斷其僞

惟漢志作一篇而隋志以下皆作三卷或後來有
所附益則未可知耳其說雖雜刑名而大旨本原
於道德其文亦博辨宏肆自六朝至唐劉勰最號
知文而韓愈最號知道二子稱之宗元乃以爲鄙
淺過矣此本爲陸佃所註凡十九篇佃序謂愈但
稱十六篇未睹其全佃北宋人其時古本韓文初
出當得其真今本韓文乃亦作十九篇殆後來反
據此書以改韓集猶劉禹錫河東集序稱編爲三
十二通而今本柳集亦反據穆修本改爲四十五

通也佃所作埤雅盛傳於世已別著錄此註則當日已不甚顯惟陳振孫書錄解題載其名晁公武讀書志則但稱有八卷一本前三卷全同墨子後兩卷多引漢以後事公武削去前後五卷得十九篇殆由未見佃註故不知所註之本先爲十九篇歟

公孫龍子三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周公孫龍撰案史記趙有公孫龍爲堅白異同之辨漢書藝文志龍與毛公等竝游平原君之門亦

作趙人高誘註呂氏春秋謂龍爲魏人不知何據列子釋文龍字子秉莊子謂惠子曰儒墨楊秉四與夫子爲五秉卽龍也據此則龍當爲戰國時人司馬貞索隱謂龍卽仲尼弟子者非也其書漢志著錄十四篇至宋時八篇已亡今僅存跡府白馬指物通變堅白名實凡六篇其首章所載與孔穿辨論事孔叢子亦有之謂龍爲穿所絀而此書又謂穿願爲弟子彼此互異蓋龍自著書自必欲伸已說孔叢僞本出於漢晉之間朱子以爲孔氏子

孫所作自必欲伸其祖說記載不同不足怪也其書大旨疾名器乖實乃假指物以混是非借白馬而齊物我冀時君有悟而正名實故諸史皆列於名家淮南鴻烈解稱公孫龍粲於辭而貿名揚子法言稱公孫龍詭辭數萬蓋其持論雄贍實足以聳動天下故當時莊列荀卿竝著其言爲學術之一特品目稱謂之間紛然不可數計龍必欲一一核其真而理究不足以相勝故言愈辨而名實愈不可正然其書出自先秦義雖恢誕而文頗博辨

陳振孫書錄解題概以淺陋迂僻譏之則又過矣明鍾惺刻此書改其名爲辨言妄誕不經今仍從漢志題爲公孫龍子又鄭樵通志略載此書有陳嗣古註賈士隱註各一卷今俱失傳此本之註乃宋謝希深所撰前有自序一篇其註文義淺近殊無可取以原本所有姑併錄焉

鬼谷子一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案鬼谷子漢志不著錄隋志縱橫家有鬼谷子三卷註曰周世隱於鬼谷玉海引中興書目曰周時

高士無鄉里族姓名字以其所隱自號鬼谷先生
蘇秦張儀事之授以捭闔至符言等十有二篇及
轉丸本經持樞中經等篇因隋志之說也唐志卷
數相同而註曰蘇秦張守節史記正義曰鬼谷在
雒州陽城縣北五里七錄有蘇秦書樂壹註云秦
欲神祕其道故假名鬼谷此又唐志之所本也胡
應麟筆叢則謂隋志有蘇秦三十一篇張儀十篇
必東漢人本二書之言蒼粹爲此而託於鬼谷若
子虛亡是之屬其言頗爲近理然亦終無確證隋

志稱皇甫謐註則爲魏晉以來書固無疑耳說苑
引鬼谷子有人之不善而能矯之者難矣一語今
本不載又惠洪冷齋夜話引鬼谷子曰崖蜜櫻桃
也今本亦不載疑非其舊然今本已佚其轉丸肱
篋二篇惟存捭闔至符言十二篇劉向所引或在
佚篇之內至惠洪所引據王直方詩話乃金樓子
之文惠洪誤以爲鬼谷子耳案王直方詩話今無全本此條見朱翌猗
覺寮雜記所引均不足以致疑也高似孫子略稱其一闔
一闔爲易之神一翕一張爲老氏之術出於戰國

諸人之表誠爲過當宋濂潛溪集詆爲蛇鼠之智
又謂其文淺近不類戰國時人又抑之太甚柳宗
元辨鬼谷子以爲言益奇而道益隘差得其真蓋
其術雖不足道其文之奇變詭偉要非後世所能
爲也

呂氏春秋二十六卷

兩江總督
採進本

舊本題秦呂不韋撰考史記文信侯列傳實其賓
客之所集也太史公自序又稱不韋遷蜀世傳呂
覽考序意篇稱維秦八年歲在涪灘是時不韋未

遷蜀故自高誘以下皆不用後說蓋史駁文耳漢
書藝文志載呂氏春秋二十六篇今本凡十二紀
八覽六論紀所統子目六十一覽所統子目六十
三論所統子目三十六實一百六十篇漢志蓋舉
其綱也其十二紀卽禮記之月令願以十二月割
爲十二篇每篇之後各閒他文四篇惟夏令多言
樂秋令多言兵似乎有義其餘則絕不可曉先儒
無說莫之詳矣又每紀皆附四篇而季冬紀獨五
篇末一篇標識年月題曰序意爲十二紀之總論

殆所謂紀者猶內篇而覽與論者爲外篇雜篇歟
唐劉知幾作史通內外篇而自序一篇亦在內篇
之末外篇之前蓋其例也不韋固小人而是書較
諸子之言獨爲醇正大抵以儒爲主而參以道家
墨家故多引六籍之文與孔子曾子之言其他如
論音則引樂記論鑄劍則引考工記雖不著篇名
而其文可案所引莊列之言皆不取其放誕恣肆
者墨翟之言不取其非儒明鬼者而縱橫之術刑
名之說一無及焉其持論頗爲不苟論者鄙其爲

人因不甚重其書非公論也自漢以來註者惟高
誘一家訓詁簡質於引證顛舛之處如制樂篇稱
成湯之時穀生於庭則據書序以駁之稱南子爲
釐夫人則據論語左傳以駁之稱西門豹在魏襄
王時則據魏世家孟子以駁之稱晉襄公伐陸渾
稱楚成王慢晉文公則皆據左傳以駁之稱顏闔
對魯莊公則據魯世家以駁之稱衛逐獻公立公
子黜則據左傳衛世家以駁之皆不蹈註家附會
之失然如稱魏文侯虜齊侯獻之天子傳無其事

不知誘何以不糾其謂梅伯說鬼侯之女好妲己
以爲不好因而見醢謂白乙丙孟明皆蹇叔子謂
甯戚扣角所歌乃碩鼠之詩謂公孫龍爲魏人竝
不著所出亦不知其何所據又共伯得乎共首及
張毅單豹事均出莊子乃於共伯事則曰不知其
出何書於張毅單豹事則引班固幽通賦竟未見
漆園之書亦爲可異若其註五世之廟曰逸書則
梅賾偽本尙未出引詩庶姜孽孽作轍轍鼉鼓逢
逢作辭辭則經師異本均不足爲失也

淮南子二十一卷

內府藏本

漢淮南王劉安撰高誘註安事蹟具漢書本傳漢
書藝文志雜家淮南內二十一篇外三十三篇顏
師古註曰內篇論道外篇雜說今所存者二十一
篇蓋內篇也高誘序言此書大較歸之於道號曰
鴻烈故舊唐志有何誘淮南鴻烈音一卷言鴻烈
之音也宋志有淮南鴻烈解二十一卷亦鴻烈之
解也而註其下曰淮南王安撰似乎解亦安撰者
諸書引用遂併淮南子之本文亦題曰淮南鴻烈

解誤之甚矣晁公武讀書志稱崇文總目亡三篇李淑邯鄲圖書志亡二篇其家本惟存原道俶真天文墜形時則覽冥精神本經主術繆稱齊俗道應汜論詮言兵略說林說山十七篇亡其四篇高似孫子略稱讀淮南二十篇是在宋已鮮完本惟洪邁容齋隨筆稱今所存者二十一卷與今本同然白居易六帖引烏鵲填河事云出淮南子而今本無之則尚有脫文也公武謂許慎註稱記上陳振孫謂今本題許慎註而詳序文卽是高誘殆不

可曉蘆泉劉績又謂記上猶言標題進呈竝非慎爲之註然隋志唐志宋志皆許氏高氏二註竝列陸德明莊子釋文引淮南子註稱許慎李善文選註殷敬順列子釋文引淮南子註或稱高誘或稱許慎是原有二註之明證後慎註散佚傳刻者誤以誘註題慎名也觀書中稱景古影字而慎說文無影字其不出於慎審矣誘涿郡人盧植之弟子建安中辟司空掾歷官東郡濮陽令遷河東監竝見於自序中慎則和帝永元中人遠在其前何由

記上誘註劉績之說蓋徒附會其文而未詳考時

代也

人物志三卷 副都御史黃登賢家藏本

魏劉劭撰劭字孔才邯鄲人黃初中官散騎常侍正始中賜爵關內侯事蹟具三國志本傳別本或作劉劭或作劉邵此書未有宋庠跋云據今官書魏志作勉劭之劭從力他本或從邑者晉邑之名案字書此二訓外別無他釋然俱不協孔才之義說文則為劭音同上但召劭從口耳訓高也李舟

切韻訓美也高美又與孔才義符揚子法言曰周公之才之劭是也所辨精核今從之其註為劉昞所作昞字延明燉煌人舊本名上結銜題涼儒林祭酒蓋李暲時嘗授是官然十六國春秋稱沮渠蒙遜平酒泉授昞祕書郎專管注記魏太武時又授樂平從事中郎則昞歷事三主惟署涼官者誤矣劭書凡十二篇首尾完具晁公武讀書志作十六篇疑傳寫之誤其書主於論辨人才以外見之符驗內藏之器分別流品研析疑似故隋志以下

皆著錄於名家然所言究悉物情而精覈近理視
尹文之說兼陳黃老申韓公孫龍之說惟析堅白
同異者迥乎不同蓋其學雖近乎名家其理則弗
乖於儒者也昞註不涉訓詁惟疏通大意而文詞
簡古猶有魏晉之遺漢魏叢書所載惟每篇之首
存其解題十六字且以卷首阮逸之序譌題晉人
殊為疏舛此本為萬歷甲申河閒劉用霖所刊蓋
用隆慶壬申鄭旻舊版而修之猶古本云

金樓子六卷

永樂大典本

梁孝元皇帝撰梁書本紀稱帝博總羣書著述詞
章多行於世其在藩時嘗自號金樓子因以名書
隋書經籍志唐書宋史藝文志俱載其目為二十
卷晁公武讀書志謂其書十五篇是宋代尙無關
佚至宋濂諸子辨胡應麟九流緒論所列子部皆
不及是書知明初漸已湮晦明季遂竟散亡故馬
驢撰繹史徵探最博亦自謂未見傳本僅從他書
摭錄數條也今檢永樂大典各韻尙頗載其遺文
核其所據乃元至正間刊本勘驗序目均為完備

惟所列僅十四篇與晁公武十五篇之數不合其
二南五霸一篇與說蕃篇文多複見或傳刻者淆
亂其目而反佚其本篇歟又永樂大典詮次無法
割裂破碎有非一篇而誤合者有割綴別卷而本
篇反遺之者其篇端序述亦惟戒子后妃捷對志
怪四篇尙存餘皆脫逸然中間與王戒子聚書說
蕃立言著書捷對志怪八篇皆首尾完整其他文
雖攙亂而幸其條目分明尙可排比成帙謹詳加
裒綴參考互訂釐爲六卷其書於古今間見事迹

治忽貞邪咸爲苞載附以議論勸戒兼資蓋亦雜
家之流而當時周秦異書未盡亡佚具有徵引如
許由之父名兄弟七八十九而隱成湯凡有七號
之類皆史外軼聞他書未見又立言聚書著書諸
篇自表其撰述之勤所紀典籍源流亦可補諸書
所未備惟永明以後豔語盛行此書亦文格綺靡
不出爾時風氣其故爲古奧如紀始安王遙光一
節句讀難施又成僞體至於自稱五百年運余何
敢讓儼然上比孔子尤爲不經是則瑕瑜不掩亦

不必曲爲諱爾

劉子十卷

內府藏本

案劉子十卷隋志不著錄唐志作梁劉勰撰陳振孫書錄解題晁公武讀書志俱據唐播州錄事參軍袁孝政序作北齊劉晝撰宋史藝文志亦作劉晝自明以來刊本不載孝政註亦不載其序惟陳氏載其序略曰晝傷已不遇天下陵遲播遷江表故作此書時人莫知謂爲劉勰劉歆劉孝標作云云不知所據何書故陳氏以爲終不知晝爲何代

人案梁通事舍人劉勰史惟稱其撰文心雕龍五十篇不云更有別書且文心雕龍樂府篇稱塗山歌於候人始爲南音有娥謠平飛燕始爲北聲夏甲歎於東陽東音以發殷整思於西河西音以興此書辨樂篇稱夏甲作破斧之歌始爲東音與勰說合其稱殷辛作靡靡之樂始爲北音則與勰說迥異必不出於一人又史稱勰長於佛理嘗定定林寺經藏後出家改名慧地此書末篇乃歸心道教與勰志趣迥殊白雲霧道藏目錄亦收之太元

部無字號中其非奉佛者明甚近本仍刻劉勰殊
爲失考劉孝標之說南史梁書俱無明文未足爲
據劉歆之說則激通篇稱班超憤而習武卒建西
域之績其說可不攻而破矣惟北齊劉晝字孔昭
渤海阜城人名見北史儒林傳然未嘗播遷江表
與孝政之序不符傳稱晝孤貧受學恣意披覽晝
夜不息舉秀才不第乃恨不學屬文方復綴輯詞
藻言甚古拙與此書之縟麗輕倩亦不合又稱求
秀才十年不得乃發憤撰高才不遇傳孝昭時出

詣晉陽上書言亦切直而多非世要終不見收乃
編錄所上之書爲帝道河清中又著金箱壁言以
指機政之不良亦不云有此書豈孝政所指又別
一劉晝歎觀其書末九流一篇所指得失皆與隋
書經籍志子部所論相同使隋志襲用其說不應
反不錄其書使其剽襲隋志則貞觀以後人作矣
或袁孝政採掇諸子之言自爲此書而自註之又
恍惚其著書之人使後世莫可究詰亦未可知也
然劉勰之名今旣確知其非自當刊正劉晝之名

則介在疑似之間難以確斷姑仍晁氏陳氏二家
之目題畫之名而附著其牴牾如右

顏氏家訓二卷

江西巡撫
採進本

舊本題北齊黃門侍郎顏之推撰考陸法言切韻
序作於隋仁壽中所列同定八人之推與焉則實
終於隋舊本所題蓋據作書之時也陳振孫書錄
解題云古今家訓以此爲祖然李翱所稱太公家
教雖屬僞書至杜預家誡之類則在前久矣特之
推所撰卷帙較多耳晁公武讀書志云之推本梁

人所著凡二十篇述立身治家之法辨正時俗之
謬以訓子孫今觀其書大抵於世故人情深明利
害而能文之以經訓故唐志宋志俱列之儒家然
其中歸心等篇深明因果不出當時好佛之習又
兼論字畫音訓竝考正典故品第文藝曼衍芻涉
不專爲一家之言今特退之雜家從其類焉又是
書隋志不著錄唐志宋志俱作七卷今本止二卷
錢曾讀書敏求記載有宋鈔淳熙七年嘉興沈揆
本七卷以閩本蜀本及天台謝氏所校五代和凝

本參定未附考證二十三條別爲一卷且力斥流俗并爲二卷之非今沈本不可復見無由知其分卷之舊姑從明人刊本錄之然其文既無異同則卷帙分合亦爲細故惟考證一卷佚之可惜耳

長短經九卷

編修勵守謙家藏本

唐趙蕤撰孫光憲北夢瑣言載蕤梓州鹽亭人博學韜鈴長於經世夫婦俱有隱操不應辟召唐書藝文志亦載蕤字太賓梓州人開元中召之不赴與光憲所紀略同惟書名作長短要術爲少異蓋

一書二名也是書皆談王伯經權之要成於開元四年自序稱凡六十三篇合爲十卷唐志與晁公武讀書志卷數竝同今久無刊本王士禎居易錄記徐乾學嘗得宋槧於臨清此本前有傳是樓一印又有健菴收藏圖書一印後有乾學名印每卷之末皆題杭州淨戒院新印七字猶南宋舊刻蓋卽士禎所言之本然僅存九卷末有洪武丁巳沈新民跋稱其第十卷載陰謀家本闕今存者六十四篇云云

案此跋全勦用晁公武之言疑書賈僞託是佚其一卷而反

多一篇與蕤序六十三篇之數不合然勘驗所存實為篇六十有四疑蕤序或傳寫之譌也第一卷八篇題曰文上第三卷四篇題曰文下第二卷四篇則有子目而無總題以例推之當脫文中二字第四卷一篇題曰霸紀上第五卷一篇論七雄之事題曰霸紀中第六卷一篇論三國之事亦無總題以例推之當脫霸紀下三字第七卷二篇題曰權議第八卷十九篇題曰雜說第九卷二十四篇題曰兵權其第十卷所謂陰謀者則今不可考篇

中註文頗詳多引古書蓋卽蕤所自作註首或標以議曰二字或亦不標體例不一亦未詳其故也劉向序戰國策稱或題曰長短此書辨析事勢其源蓋出於縱橫家故以長短為名雖因時制變不免為事功之學而大旨主於實用非策士詭譎之謀其言固不悖於儒者其文格亦頗近荀悅申鑒劉劭人物志猶有魏晉之遺唐人著述世遠漸稀雖佚十分之一固當全璧視之矣

兩同書二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十七

子部 雜家類一

三五

唐羅隱撰隱字昭諫新城人本名橫以十舉不中第乃更名朱溫篡唐以諫議大夫召不應後仕錢鏐為錢塘令尋為鎮海軍掌書記節度判官鹽鐵發運副使授著作佐郎司勳郎中歷遷諫議大夫給事中吳越備史載隱所著有淮海寓言讒書不言有此書然淮海寓言及讒書陳振孫已訪之未獲惟此書猶傳於今凡十篇上卷五篇皆終之以老氏之言下卷五篇皆終之以孔子之言崇文總目謂以老子修身之說為內孔子治世之道為外

會其指而同原然則兩同之名蓋取晉人將無同之義晁公武以為取兩者同出而異名非其旨矣書錄解題引中興書目以為唐吳筠撰考宋史藝文志別有吳筠兩同書二卷與此書同載之雜家類中非一書也

化書六卷

江西巡撫採進本

舊本題曰齊邱子稱南唐宋齊邱撰宋張耒跋其書遂謂齊邱犬鼠之雄蓋不足道晁公武亦以齊邱所撰著於錄然宋碧虛子陳景元跋稱舊傳陳

搏言譚峭景升在終南著化書因游三茅歷建康見齊邱有道骨因以授之曰是書之化其化無窮願子序之流於後世於是杖屨而去齊邱遂奪爲己有而序之則此書爲峭所撰稱齊邱子者非也書凡六篇曰道化術化德化仁化食化儉化其說多本黃老道德之旨文筆亦簡勁與質元陸友仁硯北雜志稱譚景升書世未嘗見他書言其論書道鍾王而下一人而已今考書道一條見在仁化篇中而友仁顧未之見則元世流傳蓋已罕矣明

初代王府嘗爲刊行後復有劉氏申氏諸本今仍改題化書而以陳景元跋附焉峭爲唐國子司業洙之子師嵩山道士得辟穀養氣之術見沈汾續仙傳中其說神怪不足深辨又道家稱峭爲紫霄真人而五代史閩世家稱王昶好巫拜道士譚紫霄爲正一先生其事與峭同時不知卽爲一人否方外之士行蹤靡定亦無從而究詰矣

昭德新編三卷

直隸總督
採進本

宋晁迥撰迥字明遠澶州清豐人自其父始遷家

彭門太平興國五年進士至道末擢右正言直史館知制誥旋爲翰林學士加承旨天禧中判西京留司御史臺以太子太保致仕卒諡文元事蹟具宋史本傳是編爲其晚年所作因居昭德坊故以名書宋初承唐餘俗士大夫多究心於內典故迴著書大旨雖主於勉人爲善而不免兼入於釋氏自序謂東魯之書文而雅西域之書質而備故此五說酌中而作蓋指下卷指迷五說也李淑言其服膺墳典者年不倦少遇異人指導心要王古稱

其名理之妙雖白樂天不逮其所學可知矣迴五世孫遡搜羅家集得此書於丹稜李燾慶元中嘗有刊本明嘉靖間又有重刊本此本首題裔孫伏武重錄迴自序及李遵勗後序皆與晁遡所記相符蓋猶舊本其後附迴及明晁璠晁東吳三人之詩數十首蓋其後人採輯家集而未成者文不相屬實爲駢拇枝指今悉刪之不著於錄焉

芻言三卷

永樂大典本

宋崔敦禮撰敦禮家本河北南渡後與弟敦詩同

登紹興進士官至諸王宮大小學教授愛溧陽山
水買田築室居焉是編凡分三卷上卷言政中卷
言行下卷言學其造文皆規撫揚雄王通無語錄
鄙俚之習然首卷以道德仁義分析差等中又以
諸經傳註爲蠹道之書其旨頗雜於黃老未爲粹
然儒者之言至其間指切事理於人情物態抉摘
隱微多中窾要則亦不可盡廢者雜家者流七略
著錄固不妨竝存其說備採擇焉

樂菴遺書四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舊本題宋李衡撰其門人龔昱編衡有周易義海
撮要已著錄昱字立道崑山人據隆慶元年沈珠
序稱舊本五卷今定爲四卷舊曰語錄今更曰遺
書然珠但稱初得語錄一冊不言其所自來又言
隨失去復得郡守曹紫峰鈔本所謂初得一本當
卽指天順癸未成廷珪所刻者而卷末天順己卯
鄭文康跋在刻前四年亦稱僅得鈔本是終莫詳
此書授受之的也考書中所言大抵與隆萬閒心
學相合卷首吳仁傑序與所作兩漢刊誤離騷草

木疏古周易諸序截然如出二手其大旨以悟爲宗又述周必大書曰樂菴臨行一著實是難得禪和子亦服他蓋尋常說時甚易臘月三十日直是不能瞞人此老平生跌宕到此乃得力可敬可羨亦殊不似必大之語考宋史衡本傳有臨沒沐浴冠巾條然而逝周必大聞之曰世謂潛心釋氏乃能達生死衡非逃儒入墨者而臨終超然如此殆幾孔門所謂聞道者歟云云無乃姚江末流借此語以影撰此書此序借以助心學之瀾併所謂天

順刊本之序跋亦出影撰歟不然豈此編出於淳熙中正與朱子同時何以朱子於張九成陸九淵辨析不遺餘力而此書混儒墨而一之至輪對上殿敢謂周公亦坐禪而朱子寂無一語也疑以傳疑存備雜家之一種可矣

習學記言五十卷

浙江巡撫探進本

朱葉適撰適字正則自號水心居士永嘉人淳熙五年進士官至寶文閣學士諡忠定其書乃輯錄經史百氏各爲論述條列成編凡經十四卷諸子

七卷史二十五卷文鑑四卷所論喜爲新奇不屑
撫拾陳語故陳振孫書錄解題謂其文刻峭精工
而義理未得爲純明正大劉克莊爲趙虛齋作註
莊子序亦稱其講學析理多異先儒今觀其書如
謂太極生兩儀等語爲文淺義陋謂檀弓膚率於
義理而窘縮於文詞謂孟子子產不知爲政仲尼
不爲己甚語皆未當此類誠不免於駭俗然如論
讀詩者專溺舊文不得詩意盡去本序其失愈多
言國語非左氏所作以及考子思生卒年月斥漢

人言洪範五行災異之非皆能確有所見足與其
雄辨之才相副至於論唐史諸條往往爲宋事而
發於治亂通變之原言之最悉其識尤未易及特
當宋之末世方恪守洛閩之言而適獨不免於同
異故振孫等不滿之耳

本語六卷

副都御史黃登賢家藏本

明高拱撰拱有春秋正旨已著錄是書成於萬歷
丙子距拱罷歸之日已十三年故開卷卽以否泰
兩卦君子小人消長爲言其中論裴度論劉晏皆

陰以自比論李林甫論哈嗎爾原作哈麻今改正皆以陰
比徐階論盧懷慎則陰比殷士儋輩亦發憤而著
書者也其閒如隆慶六年宿良鄉夢見孔子之類
頗爲夸誕如謂無意之妙非意所能爲故聖人貴
忘之類亦頗涉虛無至駁伊川說春秋災異一條
欲破董仲舒劉向劉歆之說遂謂天道不關於人
事尤爲紕繆其他辨詰先儒之失抉摘傳註之誤
詞氣縱橫亦其剛很之餘習然頗有剖析精當之
處亦不可磨五卷以下皆論時事率切中明季之

弊故明史稱其練習政體有經濟才一書之中蓋
瑕瑜互見云

右雜家類雜學之屬二十二部一百七十八卷皆文
淵閣著錄

案古者庠序之教胥天下而從事六德六行
六藝無異學也周衰而後百氏興名家稱出
於禮官然堅石白馬之辨無所謂禮縱橫家
稱出於行人然傾危變詐古行人無是詞命
墨家稱出於清廟之守併不解其爲何語上

某家出某皆班固之說實皆儒之失其本原者各以私

智變為雜學而已其傳者寥寥無幾不足自

名一家今均以雜學目之其他談理而有出

入論事而參利害不純為儒家言者亦均附

此類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一十七

番禺張錫麟初校番禺陳慶修覆校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一十八

子部二十八

雜家類二

白虎通義四卷

通行本

漢班固撰隋書經籍志載白虎通六卷不著撰人

唐書藝文志載白虎通義六卷始題班固之名崇

文總目載白虎通德論十卷凡十四篇陳振孫書

錄解題亦作十卷云凡四十四門今本為元大德

中劉世常所藏凡四十四篇與陳氏所言相符知

崇文總目所云十四篇者乃傳寫脫一四字耳然
僅分四卷視諸志所載又不同朱翌猗覺寮雜記
稱荀子註引白虎通天子之馬六句今本無之然
則輾轉傳寫或亦有所脫佚翌因是而指其偽撰
則非篤論也據後漢書固本傳稱天子會諸儒講
論五經作白虎通德論令固撰集其事而楊終傳
稱終言宣帝博徵羣儒論定五經於石渠閣方今
天下少事學者得成其業而章句之徒破壞大體
宜如石渠故事永爲世則於是詔諸儒於白虎觀

論考同異焉會終坐事繫獄博士趙博校書郎班
固賈逵等以終深曉春秋學多異聞表請之卽日
貰出丁鴻傳稱肅宗詔鴻與廣平王羨及諸儒樓
望成封桓郁賈逵等論定五經同異於北宮白虎
觀使五官中郎將魏應主承制問難侍中涇于恭
奏上帝親稱制臨決時張酺召馴李育皆得與於
白虎觀蓋諸儒可考者十有餘人其議奏統名白
虎通德論猶不名通義後漢書儒林傳序言建初
中大會諸儒於白虎觀考詳同異連月乃罷肅宗

親臨稱制如石渠故事顧命史臣著爲通義唐章懷太子賢註云卽白虎通義是足證固撰集後乃名其書曰通義唐志所載蓋其本名崇文總目稱白虎通德論失其實矣隋志刪去義字蓋流俗省略有此一名故唐劉知幾史通序引白虎通風俗通爲說實則遞相祖襲忘其本始者也書中徵引六經傳記而外涉及緯讖乃東漢習尙使然又有王度記三正記別名記親屬記則禮之逸篇方漢時崇尙經學咸兢兢守其師承古義舊聞多存乎

是洵治經者所宜從事也

國朝任啓運嘗舉正其闕作白虎通摛譌見所自爲制藝序中今其書不傳所糾之當否不可考矣

獨斷二卷

通行本

漢蔡邕撰王應麟玉海謂是書閒有顛錯嘉祐中余擇中更爲次序釋以己說故別本題新定獨斷擇中之本今不傳然今書中序歷代帝系末云從高祖乙未至今壬子歲三百一十年壬子爲靈帝建甯五年而靈帝世系末行小註乃有二十二年

之事又有獻帝之諡則決非邕之本文蓋後人亦有所竄亂也是書於禮制多信禮記不從周官若五等封爵全與大司徒異而各條解義與鄭元禮註合者甚多其釋大祝一條與康成大祝註字句全符則其所根據當同出一書又續漢書輿服志樊噲冠廣九寸高七寸前後出各四寸是書則謂廣七寸前出四寸其詞小異劉昭輿服志註引獨斷曰三公諸侯九旒卿七旒今本則作三公九諸侯卿七建華冠註引獨斷曰其狀若婦人縷鹿今

本竝無此文又初學記引獨斷曰乘輿之車皆副轄者施轄於外乃復設轄者也與今本亦全異此或諸家援引偶譌或今本傳寫脫誤均未可知然全書條理統貫雖小有參錯固不害其宏旨究考證家之淵藪也

古今注三卷附中華古今注三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古今注三卷舊本題晉崔豹撰中華古今注三卷舊本題後唐太學博士馬縞撰豹書無序跋縞書前有自序稱晉崔豹古今注博識雖廣殆有闕文

泊乎黃初莫之間見今添其注以釋其義然今互
勘二書自宋齊以後事二十九條外其魏晉以前
之事豹書惟草木一類及鳥獸類吐綬鳥一名功
曹七字爲縞書所無縞書惟服飾一類及開卷宮
室一條封部兵陳二條馬鬣犬二條爲豹書所闕
其餘所載竝皆相同不過次序稍有後先字句偶
有加減縞所謂增注釋義絕無其事又縞書中卷
云棒崔正熊注車輻也使全襲豹語不應此條獨
著豹名考太平御覽所引書名有豹書而無縞書

文獻通考雜家類又祇有縞書而無豹書知豹書
久亡縞書晚出後人摭其中魏以前事贗爲豹作
又檢校永樂大典所載蘇鶚演義與二書相同者
十之五六則不特豹書出於依託卽縞書亦不免
於勦襲特以相傳旣久姑存以備一家耳考劉孝
標世說注載豹字正能晉惠帝時官至太傅馬縞
稱爲正熊二字相近蓋有一誤新舊五代史均有
縞傳載其明經及第登拔萃科仕梁爲太常修撰
累歷尙書郎參知理院事遷太常少卿唐莊宗時

爲中書舍人刑部侍郎權判太常卿明宗時貶綏
州司馬復爲太子賓客遷戶部兵部侍郎終於國
子祭酒今本題唐太學博士蓋據書錄解題然稱
爲太學博士實振孫之誤至其時代則振孫亦稱
後唐不專稱唐實明人刊本以意改之也

資暇集三卷

江蘇巡撫
採進本

唐李匡父撰舊本或題李濟翁蓋宋刻避太祖諱
故書其字如唐修晉書稱石虎爲石季龍或作李
父亦避諱刊除一字如唐修隋書稱韓擒虎爲韓

擒實一人也文獻通考一入雜家引書錄解題作
李匡文一入小說家引讀書志作李匡義而字濟
翁則同陸游集有此書跋亦作李匡文王楙野客
叢書作李正文然讀書志實作匡父諸書傳寫自
誤耳匡父始末未詳書中稱再從叔翁汧公知爲
李勉從孫又稱宗人翰作蒙求載蘇武鄭衆事云
云則晉翰林學士李翰之族其人當在唐末唐書
藝文志有李匡文兩漢至唐年紀一卷註曰昭宗
時宗正少卿蓋卽匡父書中但自稱守南漳蓋所

歷之官非所終之官也讀書志載是書有匡又自序曰世俗之談類多譌誤雖有見聞嘿不敢證故著此書上篇正誤中篇談原下篇本物此本前有虞山錢遵王氏藏書印蓋也是園舊物末題埭川顧氏家塾梓行中閒貞字徵字完字皆闕筆蓋南宋所刊殷字亦尙闕筆則猶刻於理宗以前宣祖未祧之時較近本爲善然無自序疑裝輯者佚之書中亦不標三篇之目其所說之事則皆與目應疑自序乃槩括之詞原未標目也其書大抵考訂

舊文黃伯思東觀餘論嘗駁其茶託一條黃朝英細素雜記嘗駁其瀑直一條胡仔茗溪漁隱叢話嘗駁其藥欄一條王楙野客叢書嘗駁其急急如律令一條今觀所辨如千里不唾井事云本因南朝宋之計吏不知玉臺新詠舊本載曹植代劉勳出妻王氏詩已有千里不唾井況乃昔所奉句則宋計吏之說爲誤又蜀妓薛濤見於唐人詩集者無不作濤此書獨作薛陶顯爲譌字又解龍鍾爲龍所踐處亦涉穿鑿又全書均考證之文而穆甯

金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一十八
啗熊白一條忽雜嘲諢雜事於體例尤爲不倫然
如謂荀悅漢紀防將來之誤角里直書祿里足驗
用字上加一拂別作用字之非謂論語宰予晝寢
作晝寢乃梁武帝之說傷人乎不問馬不字斷句
乃經典釋文之說均不始於韓愈筆解謂五臣註
文選竊據李善之本謂韓愈諱辨誤以杜度爲名
謂有母之人不可稱舅氏爲涓陽謂作詩疏之陸
璣名從玉傍非士衡謂萬幾字譌作機由漢王嘉
封事謂除授二字有分以至座前閣下之別竹甲

題籤門杖之始皆引證分明足爲典據其中鄮侯
音齏一條明焦竑作筆乘撫爲異聞不知屬沛國
者音齏屬南陽者音贊匡父已引鄒氏史記註駁
讀齏之非竑殆未見此書也歟

刊誤二卷

兩江總督
採進本

唐李涪撰舊本前有結銜稱國子祭酒郭忠恕佩
觸引此書亦稱李祭酒涪五代去唐末未遠當得
其真而陸游渭南集有是書跋曰王行瑜作亂宗
正卿李涪盛陳其忠必悔過及行瑜傳首京師涪

亦放死嶺南疑卽此人未詳孰是也前有自序稱撰成五十篇此本惟四十九篇蓋佚其一其書皆考究典故引舊制以正唐末之失又引古制以糾唐制之誤多可以訂正禮文下卷閒及雜事如論僅甥旁繆廡薦六字之譌辨陸法言切韻之誤解論語不問馬之不非否音校左傳繕完葺牆之完爲字字以及駁李商隱孔子師老聃老聃師竺乾之妄正賈耽七曜歷之繆亦頗資博識唐末文人日趨佻巧而涪獨考證舊文亦可謂學有根柢者

矣

蘇氏演義二卷

永樂大典本

唐蘇鶚撰鶚字德祥武功人宰相頴之族也光啓中登進士第仕履無考嘗撰杜陽雜編世有傳本此書久佚今始據永樂大典所引哀輯成編雜編特小說家言此書則於典制名物具有考證書中所言與世傳魏崔豹古今注馬縞中華古今注多相出入已考證於古今注條下然非永樂大典幸而僅存則豹書之僞猶可考見縞書之勦襲竟無

由證明此固宜亟為表章以明真贋況今所存諸條為二書所未刺取者尙居強半訓詁典核皆資博識陳振孫書錄解題稱其考究書傳訂正名物辨證譌繆可與李涪刊誤李濟翁資暇集邱光庭兼明書竝驅良非溢美尤不可不特錄存之以備參稽也原書十卷今掇拾放佚所得僅此古書亡失愈遠愈稀片羽吉光彌足珍貴是固不以多寡論矣

兼明書五卷

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五代邱光庭撰光庭烏程人官太學博士陳振孫書錄解題稱光庭為唐人續百川學海及彙祕笈則題曰宋人考書中世字皆作代當為唐人然羅隱集有贈光庭詩則當已入五代其為唐諱猶孟昶石經世民等字猶沿舊制闕筆耳是書皆考證之文宋史藝文志作十二卷書錄解題作二卷此本五卷疑後人所更定首為諸書二十二條次為周易五條尙書四條毛詩十三條次為春秋十條禮記五條論語十三條孝經二條爾雅三條次為

文選二十二條次爲雜說十八條字書十二條其
字書十二條中恥字鰥字明字朴字四條有錄無
書係傳寫脫佚起字一條語不相屬詳其大義蓋
說起字者佚其下段說朴字者佚其上段傳寫誤
合爲一也其中如諸書門據山海經鳳凰之文管
子韓詩外傳封禪之記謂作字不始於蒼頡不知
百氏雜說不足爲據春秋門譏劉知幾論春秋諸
侯用夏正之非不知左傳記晉事經傳皆差兩月
有用夏正之明徵論語請車爲櫛一條謂毀車爲

櫛非賣車市櫛不知一車之材毀之豈能爲櫛殊
不近事理雜說門七夕一條尤杜撰尙書門論周
康王當名斜孝經門謂仲尼之尼當作尼爲古夷
字春秋門謂衛桓公當名兒更臆斷無所依據然
如論史記誤以放勳重華文命爲堯舜禹名毛萇誤
以埴爲螳冢孔安國誤解菁茅顏師古誤以鳴鳩
爲白鷹孔穎達誤以鴟鴞爲巧婦又誤以占書爲
龜策同豐公羊穀梁誤以荆人爲貶詞杜預誤以
文馬爲畫馬趙匡誤以諸侯無兩觀郭璞誤以竊

脂爲盜肉應劭誤以丘氏爲出左丘明皆引據辨
駁具有條理所記社稷諸條多得禮意駁五臣文
選註諸條亦皆精核謂春秋之例有褒而書者有
貶而書者有譏而書者有非褒非貶非譏國之大
事法合書者尤爲卓識在唐人考證書中與顏師
古匡謬正俗可以齊驅蘇鶚之演義李涪之刊誤
李匡乂之資暇集抑亦其次封演見聞記頗雜瑣
事又其次矣

近事會元五卷

兵部侍郎紀昀家藏本

宋李上交撰上交贊皇人始末未詳是書成於嘉
祐元年前有上交自序陳振孫書錄解題曰近事
會元五卷李上交撰自唐武德至周顯德雜事細
務皆紀之錢曾讀書敏求記曰上交退寓鍾陵尋
近史及小說雜記之類凡五百事釐爲五卷目曰
近事會元唐史所失記者此多載焉此本末題萬
歷壬午元素齋錄副本猶明人舊鈔卷數與二家
所記合其記事起訖年月與振孫所言合條數及
自序之文亦與曾所言合蓋卽原本惟振孫以爲

皆記雜事細務今觀其書自一卷至三卷首載宮殿之制次載輿服之制次載官制軍制其次亦皆六曹之掌故四卷爲樂曲爲州郡沿革惟五卷頗載瑣聞然如婦人檐子兜籠綾鞞親迎舉樂障車公主事姑舅公主賜諡山川岳瀆封號國忌行香上元點鐙散從親事官處士諡先生律格赦書投匭刑統律令死罪覆奏斷獄禁樂逐旬問罪人表狀書奏制勅及始流沙門島始配衙前安置始貶厓州諸條亦皆有關於典制大抵體例在崔

豹古今注高承事物紀原之閒其中如霓裳羽衣曲考證亦極精核不可徒以雜事細務目之振孫殆未詳核其書但見其標題列說如雲仙雜記清異錄之式遂漫以爲小說歟

東觀餘論二卷

浙閩總督
採進本

宋黃伯思撰伯思字長睿號霄賓又自號雲林子昭武人政和中官至祕書郎伯思歿時年僅四十而學問淹通李綱誌其墓稱經史百家之書天官地理律歷卜筮之說無不精詣又好古文奇字鍾

鼎彝器款式體製悉能了達辨正所著有法帖刊
誤二卷古器說四百二十六篇紹興丁卯其子訥
與其所著論辨題跋合而刊之總名曰東觀餘論
然訥跋稱共十卷今本僅二卷或後來傳寫所合
併所載古器亦不足四百二十六條則疑訥於其
未定之說有所去取較務矜繁富不辨美惡徒誇
祖父之長而適暴所短者其識特高又書錄解題
載伯思博古圖說十一卷凡諸器五百二十七印
章四十五無古器說之名又稱後來修博古圖多

採用之疑爲官書既行之後其名適同亦訥改題
之以避尊也其書頗譏歐陽修不精考核而樓鑰
跋中乃摘書中史籀書一條異苑一條王獻之璇
題一條勿勿一條甘蔗帖一條糾其疎漏蓋考證
之學本無盡藏遞相摘摭不能免也要其精博勝
集古錄多矣

靖康緬素雜記十卷

通行本

宋黃朝英撰晁公武讀書志曰朝英建州人紹聖
後舉子又曰所記凡二百事今本卷數與公武所

記同而祇有九十事觀程大昌演繁露辨其誤引
麥秋一條此本無之考王楙野客叢書亦具載麥
秋之說稱緇素雜記知非大昌誤引又野客叢書
載其辨李賀金銅仙人辭漢歌序誤以拆露盤爲
青龍九年一條麻胡僅得二事一條袁文襄牖閒
評載其辨穀陽一條辨蘆菴一條此本亦無之蓋
明人妄有刪削已非完書矣袁文王楙於此書頗
有駁正然考證之學大抵後密於前不足爲病晁
公武譏其爲王安石之學又譏其解詩芍藥握椒

爲鄙褻劉敞七經小傳亦摭此條爲諧笑雖不出
姓字殆亦指朝英今觀其書頗引新經義及字說
而尊安石爲舒王解詩綠竹一條於安石之說尤
委曲回護誠爲王氏之學者然所說自芍藥握椒
一條外大抵多引據詳明皆有資考證固非漫無
根抵徒爲臆斷之談敞本與安石異趣公武又自
以元祐黨家世與新學相攻擊故特摭其最謬一
條以相排抑耳

倚覺寮雜記一卷

兩淮馬裕
家藏本

欽定四庫全書

總目卷一百一十八

子部

雜家類二

十五

宋朱翌撰翌字新仲自號澗山居士舒州人政和中登進士第南渡後官中書舍人此編上卷皆詩話止於考證典據而不評文字之工拙下卷雜論文章兼及史事近時鮑氏知不足齋刻本割其下卷六十八條移入上卷以均篇頁殊失古人著書之意矣前載與丞相洪适求序書一篇鮑氏移之卷末亦非其舊也适未及作序而卒其弟邁始爲序之稱其窮經考古上擅騷雅旁弋史傳劉克莊後村集中亦極稱其考證之功今觀其書如杜甫

已上人茅齋詩天棘蔓青絲句據本草改爲顛棘未免穿鑿蘇軾詩宐蠶使爾繭如甕句事出列仙傳而引僞託之述異記韓愈謝自然詩實屬唐人乃云出風俗通杜甫李潮八分小篆歌諸本皆作苦縣光和尙骨立乃誤作骨力引南史張融事爲證鵲填河事見顏氏家訓及庾肩吾詩又見白居易六帖乃與親家等字一概謂之俗說案馬縞中華古今注亦以鵲填河爲出俗說然俗說乃沈約所著書名見隋志蘇轍詩傳仍存小序首一句乃屢謂之廢序唐虞自是國號乃云堯姓

唐舜姓虞皆不免於疎舛至於雷琴一條引元稹詩註證爲蜀匠又賀若一條引唐書王涯傳證爲賀若夷不知段安節樂府雜錄稱貞元中成都雷生善鑿琴其業精妙天下無比彈者亦衆焉太和中有賀若夷尤能後爲待詔對文宗彈一調上嘉之賜朱衣至今爲賜緋調云云固俱有明文不須旁證亦未爲能究根柢然其引據精鑿者不可殫數在宋人說部中不失爲容齋隨筆之亞宜邁序之相推重也

能改齋漫錄十八卷

浙江巡撫探進本

宋吳曾撰曾字虎臣崇仁人秦檜當國時曾上所業得官紹興癸酉自敕局改右承奉郎主奉常簿爲玉牒檢討官遷工部郎中出知嚴州致仕卒此書末有其子復跋稱所記凡二千餘條釐爲十八卷自元初以來刊本久絕此本乃明人從祕閣鈔出原闕首尾二卷焦竑家傳寫之本遂以第二卷第十七卷各分爲二以足其數實非完帙又書中分事始辨誤事實浴襲地理議論記詩謹正記事

記文方物樂府神仙鬼怪共十三類而諸家傳本或分卷各殊或次序顛倒或併為十五卷或以第十一卷分作兩卷而併第九卷入第八卷內或無謹正一類而併入記事類中或多類對一門談諧戲謔一門蓋輾轉繕錄不免意為改竄故參錯百出莫知孰為原帙也趙彥衛雲麓漫鈔又記秦檜卒後曾不敢出其第十九卷則當日已無定本無怪後來之紛紛矣是書考證頗詳而當時殊為眾論所不滿劉昌詩蘆浦筆記嘗摘其舛誤十一條

又稱其比事門中

案今本無比事之名

多所漏略舉史記八

事以例其餘趙彥衛雲麓漫鈔亦摘其中論佛法與天地竝原一條為所學之誣妄併稱其詬訾前賢不少如詩人得句偶有相犯即以為蹈襲及恃記博妄有穿鑿周輝清波雜志則謂其記荆王元儼戲劇批判及宗室子好尚之僻諸事有論其不應言者旋被旨毀版盛如梓恕齋叢談又載當日有知麻城縣鄭顯文者遣其子之翰赴御史臺論曾事涉訕謗有旨曾顯文各降雨官臣僚繳奏乃

黜顯文送其子汀州編管後京鏗愛其書始版行
與輝所記不同未詳孰是王士禎池北偶談以爲
曾書多不滿王安石顯文殆又襲黨人故智今觀
其書以苟彧爲漢之忠臣以馮道爲大人其是非
甚爲乖刺又如孫仲鼉賀秦檜詩曾惇上秦檜書
事十絕句皆臚載無遺是其黨附權姦昭然可見
併其書遭人攻擊蓋由於此士禎偶未詳考也然
曾記誦淵博故援據極爲賅洽辨析亦多精核當
時雖惡其人而諸家考證之文則不能不徵引其

說幾與洪邁容齋隨筆相埒置其人品而論其學
問棄其瑕類而取其英華在南宋說部之中要稱
佳本則亦未可竟廢矣

雲谷雜記四卷

永樂大典本

宋張湔撰湔有會稽續志已著錄此書書錄解題
宋史藝文志皆不載惟文淵閣書目載有一冊其
本久佚今從永樂大典中採撮得一百十條別有
徐邦憲書帖一首及湔識語一則乃當時冠於卷
首者又有楊楫章穎葉適後序三篇及湔自跋一

篇尙皆完整無闕謹依類排次析爲四卷而取書
帖序跋分載首末以略還原本之舊宋人說部紛
繁大都摭拾瑣屑侈談神怪惟誤此書專爲考據
之學其大旨見自跋中故其折中精審釐訂詳明
於諸家著述皆能析其疑而糾其謬如論蕙之非
零陵香而駁邵博聞見錄之舛論王羲之換鶯實
有黃庭道德二經而斥蔡條西清詩話之非引董
德元言證蘇軾詩虎頭城之爲虔州引曾慥百家
詞證虎兒爲米友仁字而摘施宿任淵二家所註

之誤其釐正是非確有依據頗足爲稽古之資宜
當時極重其書也葉適後跋以誤所論泊宅編花
書名一條義有未安別存商榷之語誤併存諸卷
中卽是一節亦與一語異同務伸己是書函往返
動溢萬言訖於各尊所聞各行所知者意量之公
私相去遠矣

西溪叢語三卷

江蘇巡撫
採進本

宋姚寬撰寬字令威岷縣人父舜明紹聖四年進
士南渡歷官戶部侍郎徽猷閣待制寬以父任補

官仕至權尙書戶部員外郎樞密院編修官其書
多考證典籍之異同如辨文選神女賦玉字爲王
字之誤辨劉放論蕭何不爲功曹之誤辨黃庭堅
論徐浩詩瓊能字押奴來切之誤辨歐陽修論張
繼半夜鐘之誤辨王安石詩經新義彤管爲簫笙
之誤皆極精審至考感甄賦之始末不辨其非謂
陶潛詩中之田子春卽漢書劉澤傳之田生謂杜
甫詩中之黃衫少年爲霍小玉傳之黃衫客又謂
甫俊逸鮑參軍句爲譏李白皆失之穿鑿附會註

劉禹錫詩翁仲字不知其不作於洛陽註李白詩
唾井字不知其出於玉臺新詠王宋詩引秦嘉贈
婦詩誤以第一首爲徐淑作引詩品誤改寶釵字
皆爲疎舛然大致踈多而瑕少考證家之有根柢
者也葉適水心集有西溪集跋其稱此書以易肥
遯爲飛遯以孟子不若是愬爲不若是忿二條又
謂金海陵王南侵時寬推論太乙熒惑行次決其
必敗未幾果有瓜洲之事又謂其著書二百卷古
今同異無不該括又謂其古樂府流麗哀思頗雜

近體詩長短皆絕去尖巧乃全造古律加於作者
一等蓋亦一代博洽工文之士矣

學林十卷

浙江吳玉
壻家藏本

宋王觀國撰觀國長沙人其事蹟不見於宋史湖
廣通志亦未之載惟賈昌朝羣經音辨載有觀國
所作後序一篇結銜稱左承務郎知汀州甯化縣
主管勸農公事兼兵馬監押末題紹興壬戌秋九
月中澣則南渡以後人也考晁公武陳振孫兩家
書目及宋史藝文志是書俱未著錄吳曾能改齋

漫錄趙與峕賓退錄引之均稱曰學林新編而今
所傳本但題學林無新編二字考袁文襄牖聞評
王懋野客叢書亦祇稱王觀國學林則當時已二
名兼用矣書中專以辨別字體字義字音爲主自
六經史漢旁及諸書凡註疏箋釋之家莫不臚列
異同考求得失多前人之所未發賓退錄嘗摘其
誤以不羨爲羨頡夔牖聞評亦摘其議資暇集以
行李爲行岑岑字無所根據不知玉篇山部有此
字註釋甚詳能改齋漫錄又摘其謂左傳季氏介

其雞當存高誘註以鎧著雞頭不當作蒙雞之臆
佛氏精舍江表傳載于吉事是魏初已有之觀國
謂自晉始有者爲誤又孟子以言餽之觀國不取
郭璞音義而取玉篇音甜之說京索之索觀國以
爲當音山客反不知陸氏釋文及五臣之注韓退
之之詩皆音悉落反固未嘗誤亦頗爲他家所駁
正然考證之文遞相倚摭此疎彼密利鈍互形原
不能毫無疵累論其大致則引據詳洽辨析精核
者十之八九以視孫奕示兒編殆爲過之南宋諸

儒講考證者不過數家若觀國者亦可謂卓然特
出矣

容齋隨筆十六卷續筆十六卷三筆十六卷四筆十六

卷五筆十卷

內府藏本

宋洪邁撰邁字景盧鄱陽人皓之子紹興十五年
進士歷官端明殿學士事蹟具宋史本傳其書先
成隨筆十六卷刻於婺州淳熙閒傳入禁中孝宗
稱其有議論邁因重編爲續筆三筆四筆五筆續
筆有隆興三年自序三筆有慶元二年自序四筆

欽定四庫全書續目卷一百一十八
有慶元三年自序亦各十六卷而五筆止十卷蓋
未成而邁遂沒矣其中自經史諸子百家以及醫
卜星算之屬凡意有所得卽隨手札記辯證考據
頗爲精確如論易說卦寡髮之爲宣髮論幽風七
月在野八月在宇之文爲農民出入之時非指蟋
蟀皆於經義有裨尤熟於宋代掌故如以宋自翰
林學士入相者非止向敏中一人駁沈括筆談之
誤又引國史梁顯傳證陳正敏遜齋閒覽所紀八
十二歲及第之說爲不實皆極審核惟自序稱作

一筆首尾十八年二筆十三年三筆五年四筆不
費一歲蓋其晚年撰夷堅志於此書不甚關意草
創促速未免少有牴牾如謂劉昭註後漢書五十
八卷補志當在其中而不知所註乃司馬彪續漢
書志章懷太子以後漢書無志移補其闕又駁宣
和博古圖釋雲雷磬所引臧文仲以玉磬告糴之
文謂左傳並無其說而不知出自國語中頗爲失
檢又如史家本末及小學字體皆無所發明而綴
爲一條徒取速成不復別擇然其大致自爲精博

南宋說部終當以此為首焉前有嘉定壬申何異序明李瀚馬元調先後刊行之考永樂大典所載應後合輯琴堂諭俗編中有引容齋隨筆所論服制一條而今本無之豈尚有所脫佚歟明人傳刻古書無不竄亂脫漏者此亦一證矣

攷古編十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宋程大昌撰大昌有易原已著錄是編乃雜論經義異同及記傳謬誤多所訂證其詩論十七篇反覆推闡大抵謂詩有南雅頌之名無國風之名說

極辨博而究無解於禮記之所引故終為後人駁詰至正朔論謂周人雖首子以命月而占星命算修詞舉事仍用夏時象刑論謂是刑官取其法懸之象魏而不取畫衣冠異章服之說其持論雖頗新異而旁引曲證亦能有所依據他若以白居易樂府正韋述所記唐六典不曾行用之誤以在張掖者乃鮮水非合鮮水駁章懷太子所註後漢段熲傳之非以漢書比景縣當從劉昫舊唐書作北景以荀子所稱子弓即仲弓非馯臂子弓以瑯琊

臺碑文證秦以前已嘗刻石皆典確明晰非泛爲
徵摭雖亞於容齋隨筆要勝於鄭樵輩之橫議也

演繁露十六卷續演繁露六卷

兩淮馬裕
家藏本

宋程大昌撰案紹興中春秋繁露初出其本不完
大昌證以通典所引劍之在左諸條太平御覽所
引禾實於野諸條辨其爲僞因謂董仲舒原書必
句用一物以發己意乃自爲一編擬之而名之以
演繁露後樓鑰參校諸家復得繁露原本凡諸書
所引者具在譏大昌所見不廣誤以仲舒爲小說

家其論良是然大昌所演雖非仲舒本意而名物
典故考證詳明實有資於小學所引諸書用李匡
又資暇集引通典例多註出某書某卷倘有譌舛
易於尋檢亦可爲援據之法其書正編不分類續
編分制度文類詩事談助四門中如衛士扈駕請
道等子當爲鼎子一條岳珂愧郗錄引吳仁傑鹽
石新論甲編謂魏典韋傳有等人之稱洪翰林云
等人猶候人蓋軍制如此大昌所疑未爲詳允然
書中似此偶疎者不過一二條其他實多精深明

確足爲典據周密齊東野語云程文簡演繁露初成高文虎嘗假觀之稱其博瞻文虎子似孫時年尙少因竊窺之越日程索回原書似孫因出一帙曰繁露詰其間多文簡所未載而辨證尤詳今其書不傳諸家亦不著於錄考似孫所著緯略其精博未必勝於大昌或傳聞者過周密誤載之歟

緯略十二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宋高似孫撰似孫有剡錄已著錄似孫嘗輯經略史略子略集略騷略及此書今惟子略騷略與此

書存陳振孫書錄解題論其讀書以隱僻爲博其作文以怪澀爲奇然考證之學正不嫌其博而是編所引亦皆四庫所著錄非馮贄之流詭詞炫俗者比固不得以隱僻譏也明沈士龍跋又稱其慙騷招隱八風圍棋毘菴禡牙之類全錄藝文初學北堂御覽諸書無所增輯知宋世編集不復具存摘用類書誇示宏肆是誠在所不免周嬰后林譏其誤引金樓子以劉休元水仙賦爲唐劉子元疎舛亦不能無然其言篤實無所贗託終出楊慎丹

鉛諸錄之上亦考古者所必資矣

彙牖閒評八卷

永樂大典本

案彙牖閒評宋史藝文志及晁公武陳振孫諸家俱未著錄惟李燾續通鑑長編考異內閒引其書明代文淵閣書目亦有此書一部一冊而均未詳姓名時代永樂大典散載入各韻中亦不題撰人今考袁燮絜齋集有所作其父墓表云先公諱文字質甫四明鄞人幼喜讀書不汲汲於科名而惟務勤學有雜著一編曰彙牖閒評又燮集載其曾

祖知隨州曾祖妣石氏臂痛其祖延醫修佛及其父諸軼事皆與是編所紀相合則爲袁文所撰無疑也其書專以考訂爲主於經史皆有辨論條析同異多所發明而音韻之學尤多精審凡偏旁點畫反切訓詁悉能剖別於豪釐疑似之間其所載典故事實亦首尾完具往往出他書所未備雖徵引既繁不無小誤如謂漢書敘傳稱袁盎爲子絲疑傳中字絲爲脫文不知敘傳以四言爲句故加子字以成文如史記項羽本記稱字羽而自敘亦

作子羽是其例也又謂古人日暮倚脩竹佳人殊
未來所稱佳人乃賢人考日暮倚脩竹乃杜甫佳
人詩云非婦人已謬佳人殊未來乃江淹擬休上
人怨別詩合爲一篇尤非至於不知腹猶果然出
莊子不知鼠姑爲牡丹不知屠蒯杜蒯乃聲之轉
如包胥之爲勃蘇亦均失之眉睫之前而大致賅
洽實考據家之善本惜其在宋世已罕流傳迄明
遂佚藏書家至不能舉其名又文之子燮孫甫史
皆有傳而獨不及文其行事亦幾不可考今幸從

沈埋剝蝕之餘復加釐訂排比成編使其姓名學
問不致終沒於來世亦可知顯晦之自有其時矣
原書卷帙不可考今所輯者尙四百餘則條目頗
爲紛雜謹依類詮次分爲八卷一卷論經二卷論
史三卷論天文地理人事之類四卷專論小學五
卷論詩詞書畫之類六卷論飲食衣服器用宮室
之類七卷論釋道技術物產之類而以雜論因果
怪異及自記之語終焉

芥隱筆記一卷

通行本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雜家類二

二十九

宋龔頤正撰頤正字養正處州遂昌人本名敦頤
光宗受禪改今名爲國史院檢討官其書名芥隱
筆記者考韓元吉南湖甲乙稿中有題芥隱一詩
爲頤正而作蓋其書室之名因以名其所著也頤
正攷證博洽具有根柢而舛謬處亦時有之如韓
愈馬上誰家白面郎詩誤以爲杜甫詩公羊傳孔
父義形於色誤以爲左傳孔子語王昌齡夢中喚
作梨花雲詩誤以爲王建信乎考證之難然統合
全編則精核者居多要不在沈括筆談洪邁墮筆

之下未可以卷帙多少爲甲乙也每條下多有註
語其中班固賓戲一條與正文不相應王安石草
堂懷古一條明註異同其王建一條註乃明駁之
似非頤正所自註然出自誰手則不可考矣

蘆浦筆記十卷

兩淮鹽政
採進本

宋劉昌詩撰昌詩字興伯江西清江人第七卷仙
卜一條稱開禧乙丑竊太常第則甯宗元年登進
士書末有嘉定乙亥自跋稱捐俸刻於六峯縣齋
則嘗爲縣令但六峯不知爲何地前有嘉定癸酉

自序稱服役海陬賣鹽外無職事惟繙書以自娛
凡先儒之訓傳歷代之故實文字之譌舛地理之
遷變皆得溯其源而尋其流蓋其監華亭蘆瀝場
鹽課時作故以蘆浦爲名也書中草鞵大王一條
稱紹興癸丑余客淮南云云癸丑爲紹興三年下
距嘉定乙亥凡八十三年計其年且百餘歲必無
尙爲縣令之理卽距開禧乙丑亦七十三年計其
年當過九旬更必無登第之理考紹熙五年亦爲
癸丑或傳寫譌舛以熙爲興歟其書多糾吳曾能

改齋漫錄之失其論泥軾屏星金根車諸葛亮表
脫句孫叔敖碑舛譌歐陽修誤題多心經杜甫詩
錯簡皆有特識又張栻慤齋銘本集不載黃庭堅
詠藕詩實胡藏之作皆足以資考據王士禎池北
偶談尤稱其記王復死節之事可補宋史之闕又
稱其書流傳甚少此本爲丹陽賀氏所藏而綏安
謝兆申所傳鈔則亦可寶之笈矣惟塗山啓母一
條不能辨淮南子之妄而轉引後來誕語以實之
未免失之附會是則文士好奇之弊也

野客叢書三十卷附野老記聞一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宋王楙撰楙字勉夫長洲人養母不仕惟杜門著述當時稱爲講書君是書皆考證典籍異同前有慶元元年自序又有嘉泰二年自記一條稱此書自慶元改元以來凡三筆矣繼觀他書間有暗合不免有所竄易云云蓋刻意自成一家之言故書中頗譏洪邁容齋隨筆不免蹈襲然如和嶠千丈松一條周顛阿奴火攻一條皆黃朝英緇素雜記之說灰釘一條自云後見藝苑雌黃亦引此辨與

余暗合蓋刪除尚有未盡也其間引據既繁亦不免小有疎舛如歐陽修詩本義謂毛萇以前無以騶虞爲獸者楙引六韜以駁之趙岐孟子題詞謂孟子無字楙引孔叢子以駁之顏師古漢書註謂玉樹在甘泉而楙引漢武故事以駁之傅奕請正佛法表謂佛漢明帝時入中國楙引劉向列仙傳序以駁之杜甫詩筆架沾窗兩句本詠實景而楙改沾爲占引開元天寶遺事以證之不知是皆晚出僞書不足爲據也庾信哀江南賦晉鄭靡依魯

衛不睦句本反用左傳語而楸謂非其本義黃庭堅詩註引烏孫公主琵琶事本出傅元琵琶賦序其石崇王明君詞乃因烏孫公主之例想其亦必如是而楸轉據明君事以駁烏孫公主事秦觀詞杜鵑聲裡斜陽暮楸辨暮字不誤似矣復謂當作斜陽曙以避英宗廟諱而改夫斜陽豈可云曙耶

案觀詞元作杜鵑聲裏斜陽樹宜和中歌者避英宗嫌名改樹為暮見項安世家說張祐甯王之詩自屬追詠而楸以為目擊又以與祐詩年代不符則造為祐身歷十一朝年一百二十餘歲

之說然則李商隱有九成宮詩壽更永矣他如茅盈見史記秦本紀註而楸沿梁孫文韜碑以為漢人譏其以廟諱為名非鵠冠子者柳宗元而楸云韓愈作盤中詩者蘇伯玉妻而楸以為傅元

案楸蓋據陳王父玉臺新詠誤本然嚴羽滄浪詩話載玉臺新詠原本甚明買石得雲饒句本姚合武功縣詩而楸以為王建餘糧棲畝本淮南子語而楸以為始於左思以準作准始於呂忱字林

案字林已佚此條見郭忠恕佩觿所引而泛舉唐碑皆千慮一失不必曲為之諱其餘則多考辨精核位置於夢

溪筆談緇素雜記容齋隨筆之間無愧色也未附
野老紀聞一卷乃楸父所作不著其名字惟據楸
題詞知其爲陳長方之弟子所記多元祐諸人遺
事而解孟子既入其苙尙浴晁氏客語之說蓋楸
曾祖伯虎及與黃庭堅游庭堅和王炳之惠玉版牋
詩所謂王侯鬚若綠坡竹者是也案此事見書楸父
中髯奴條下楸父
承家世餘聞故所言如是耳至楸以其父之書附
已書之末蓋浴山谷集後附伐檀集例於義均乖
然伐檀集爲後人所附非庭堅之意故分析著錄

以正其名此書爲楸所自附非可諉過於他人故
仍其舊第以著其失亦春秋褒貶各探其本志之
義也書本三十卷見於自序陳繼儒祕笈所刻僅
十二卷凡其精核之處多遭刪削今仍以原本著
錄而繼儒謬本則不復存目附糾其失於此焉

考古質疑六卷

永樂大典本

宋葉大慶撰大慶宋史無傳是書亦不見於藝文
志惟永樂大典散見各韻中又別載入寶慶丙戌
葉武子涪祐甲辰其子釋之序各一篇據其文考

之知大慶字榮甫當時以詞賦知名嘗官建州州學教授其里貫則序文不具莫能詳也其書上自六經諸史下逮宋世著述諸名家各爲抉摘其疑義考證詳明類多前人所未發其有徵引古書及疏通互證之處則各於本文之下用夾註以明之體例尤爲詳悉在南宋說部之中可無愧淹通之目昔程大昌作者古編號稱精審大慶生於其後復以爲名似隱然有接迹之意今以兩書竝較實亦未易低昂乃大昌書流傳藝苑獨此書沈晦不

顯幾至終湮殆以名位不昌故世不見重耶然蠹蝕凋殘逾數百載卒能遭逢

聖代得荷表章亦其光氣之不可掩也謹採掇編綴訂正舛譌釐成六卷雖其原目不傳無由知其完闕而已佚僅存要可謂吉光之片羽矣

經外雜鈔二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宋魏了翁撰了翁有周易要義已著錄是編皆雜錄諸書而略以己意標識於下多有不載全文而但書云云字者又有如元子心規之類一條而兩

卷五見者蓋隨手記載以備考證之用本無意於著書後人得其橐本傳寫成帙也其中如摘錄古詩十九首及素問數條之類頗無所取義龜字元緒桑字子明之類尤傷冗瑣然如鄒淮所記星象之數楊鼎臣方圓相生圖吳沆問對錄論明堂制度任直翁易心學先天環中圖之類頗足以資考證又如論虞仲房所編說文五音譜失李燾本意論李燾疑說文籀體爲呂忱竄入之非論像設始於招魂論常元楷壅門爲劣論師不專在傳授友

不專在講習精神氣貌之間自有相激發處論陸贄識權字在伊川之前論韓愈上李實書與順宗實錄相矛盾論保蜀碑徒知張大吳氏之功而不
知傷中國之體論皆中理其引古詩凜凜歲云暮一首次句作螻蛄多鳴悲與宋本玉臺新詠合亦足證今文選刊本之誤也

古今考一卷續古今考三十七卷

副都御史黃登賢家藏本

古今考一卷宋魏了翁撰續古今考三十七卷元方回撰回字萬里號虛谷歙縣人宋景定壬戌別

省登第官提領池陽茶鹽遷知嚴州入元爲建德路總管了翁以古制多不可考兩漢諸儒惟據叔孫通所定某物猶今之某物孔賈諸疏則又謂去漢久遠雖漢制亦不可考乃卽漢書本紀所載隨文辨證作古今考前有自序一則然其書未成僅得二十條又有錄無書者四條咸涪丁卯回得手橐於了翁之子乃推衍其意續成是編併載了翁原書而各附論於條下以鶴山先生曰紫陽方氏曰別之其無書四條回亦補其劉媪夢與神遇一

條併發例於下曰鶴山原書有此題而文闕今回以意補之加紫陽方氏曰五字後此皆回所撰不再書此五字或引古於前則復書之云云案回之所續亦以漢書本文標目而於歷代制度推類以盡其餘如拔劍斬蛇條下則附廣劍考范增舉玉玦條下則附玉佩考蓋特借漢書一物之名推求古制而與史家本文則絕不相涉也然了翁所考多在制度回則以在宋之日獻媚賈似道似道勢敗又先劾之旣反覆陰狡爲世所譏及宋亡之時

又身為太守舉城迎降於元益為清議所不齒老
而無聊乃倡講道學以謀晚蓋故其中多參以理
語如高帝紀寬仁愛人四字牽引程朱以來諸儒
論仁之語至列目十有二篇一字之義盈一卷未
免涉於支離然回人品心術雖不足道而見聞尚
屬賅洽所考多有可取者併了翁書錄之亦不以
人廢之義也

穎川語小二卷 永樂大典本

案穎川語小宋史藝文志及諸家書目皆不著錄

其散見永樂大典中者惟題為陳叔方撰而不著
時代書中稱呂祖謙為呂成公考宋史列傳祖謙
卒未得諡至理宗時始追爵開封伯賜諡曰成則
是書在理宗以後矣周密癸辛雜識載有叔方二
事稱其字曰節齋宋無名氏詩家鼎鑪載有節齋
陳昉叔方宮詞一首在趙葵之後王邁之前宋詩
紀事亦稱陳昉字叔方號節齋溫州平陽人以父
任入官累除吏部尙書端明殿學士卒諡清惠此
一陳叔方也又倪瓚清閟閣集有與陳叔方書二

金匱要略卷一百一
首鄭元祐僑吳集有元故慎獨處士陳君墓誌銘
一首稱吳有隱君子曰陳君叔方其名曰植爲宋
遺民甯極先生陳深之子此又一陳叔方也是書
無一字及元事其宋之陳昉所撰歟其考究典籍
異同朝廷掌故酷似洪邁容齋隨筆其論文多辨
別經史句法又頗似陳騏文則其中疎舛之處如
謂履端爲閏月之名則未考左傳疏史記註謂巨
羅不知何器則未考北史祖珽傳及李白岑參詩
謂只字毛詩以外別無所出則未考楚詞大招謂

銚尾譌爲獺尾由黃幡綽則未考王建詩及王得
臣塵史謂林逋詩郭索鉤輶用本草語則未考揚
子法言及李羣玉詩較之王觀國學林王應麟因
學紀聞皆爲少遜然大致考據詳核如辨女媧補
天非鍊石則取張湛之說辨同姓不必同氏則從
許慎之論以及名稱字義詁譌襲謬而不知者皆
一一訂證尤足以砥流俗之非較之誌俳諧述神
怪者有益多矣哀而錄之亦考證家之所取裁也
叔方舊本卷帙無徵今卽永樂大典所存者略以

類從編為二卷

賓退錄十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宋趙與峕撰與峕字行之

案寶祐五年陳崇禮作是書序稱其字曰德行

與墓誌銘不同或有兩字亦未可知謹附識於此

以宋史宗室世系考之

蓋太祖七世孫也宋史無傳志乘亦不載其名惟

趙孟堅彝齋文編有從伯故麗水丞趙公墓銘曰

有宋通直趙君行之之墓在安吉州歸安縣鄉山

之原君以敏悟之資秀出璇源方弱冠已薦取應

舉甯考登寶位補官右選調筦庫之任於婺於泰

於衢者三又監御前軍器所司行在草料場蹶蹕

西階逾三十年未嘗一日忘科舉業也故自丁卯

迄乙卯以鎖廳舉而試者亦三春闈率不偶積階

至忠翊今上皇帝賚賜予換文階舊制宗姓換階

視見服官品忠翊則應得京秩新制裁革回視初

薦僅循從事丞處之麗水君平昔游際貴達方將

汲引而君疾不可復起矣年五十七紹定四年十

一月終上章告謝尋通直命下弗之覲也云云其

敘與峕生平最詳惟墓誌銘之首稱其子孟瑤乞

銘於某以丙戌進士同登則與昔當為理宗寶慶二年進士而乃稱其春闈不偶殆與孟珙同登進士歟案孟堅亦非丙戌進士此文下註代作二字當為所代之人也是書前後皆有與昔題識前題不署年月稱平生聞見所及喜為客誦之賓退或筆於牘故命以賓退錄後題稱闕逢涪灘蓋成於嘉定十七年甲申也陳崇禮序稱其從慈湖先生問學蓋楊簡之門人然書中惟論詩多涉迂謬於吟咏之事茫然未解至於考證經史辨析典故則精核者十之六七可為夢溪筆

談及容齋隨筆之續觀其於王建及花蕊夫人宮詞前後再見竝自糾初考之未詳知其刻意參稽與年俱進前乎是者有鄭康成之註禮註詩後說不遷就前說後乎是者有閻若璩之尚書古文疏證後說能訂正前說得失竝存愈見其所學之加密蓋惟不自是所以能歸於是也視宋人之務自回護違心而爭勝負者其識趣相去遠矣

學齋佔畢四卷

通行本

宋史繩祖撰繩祖字慶長眉山人受業於魏了翁

之門了翁鶴山集中有題史繩祖孝經一篇卽其人也其仕履始末不甚可考惟陽昉字溪集末有其挽詩結銜稱朝請大夫直煥章閣主管成都府玉局觀齊郡史繩祖蓋奉祠時作所謂齊郡其郡望也是書皆考證經史疑義其中如君子懷刑訓刑爲型子罕言利與命與仁訓與爲許以凡事物之九數皆爲乾元之九以禹於周易直鼎卦以至解黃庭堅詩譏蘇軾之類皆失之穿鑿又如譏杜預註左傳誤稱逸書而不知古文之晚出謂市井

字出後漢循吏傳而不知本出國語謂雙聲詩始姚合而不知先有齊王融之類皆疎於考據然其他援據辨論精確者爲多亦孫奕示兒編之亞也

鼠璞一卷

內府藏本

宋戴埴撰埴字仲培桃源人仕履無考書中楮券源流一條歷陳慶元開禧嘉定之弊知爲南宋末人故書錄解題著錄而讀書志不著錄也是書皆考證經史疑義及名物典故之異同持論多爲精審其論麟趾爲衰世之語過泥序文論性惡曲解

荀子以爲與孟子同功論崖蜜字承惠洪之誤不知鬼谷子實無此文雖不免小疵然如論彭祖房中太公陰謀蘇軾非武王立說皆正大其他辨正如謂詩序絲衣篇引高子靈星之言知有講師附益之類率皆確實有據足裨後學其曰鼠璞者蓋取周人宋人同名異物之義文獻通考列之小說家失其倫矣

朝野類要五卷

浙江巡撫探進本

宋趙昇撰昇字向晨自署曰文昌未詳何地其始

末亦不可考是書作於理宗端平三年徵引當時朝廷故事以類相從一班朝二典禮三故事四稱謂五舉業六醫卜七入仕八職任九法令十政事十一帥幕十二降免十三憂難十四餘紀逐事又各標小目而一一詳詮其說體列近蔡邕獨斷宋至今五六百年其一時吏牘之文與縉紳浴習之語多與今殊如朝儀有把見科舉有混試之類驟讀其文殆不可曉是書逐條解釋開卷釐然誠爲有功於考證較之小說家流資嘲戲侈神怪者固

迴殊矣

因學紀聞二十卷

通行本

宋王應麟撰應麟有周易鄭康成註已著錄是編乃其劄記考證之文凡說經八卷天道地理諸子二卷考史六卷評詩文三卷雜識一卷卷首有自敘云幼承義方晚遇艱屯炳燭之明用志不分云云蓋亦成於入元之後也應麟博洽多聞在宋代罕其倫比雖淵源亦出朱子然書中辨正朱子語誤數條如論語註不舍晝夜舍字之音孟子註曹

交曹君之弟及謂大戴禮爲鄭康成註之類皆考證是非不相阿附不肖如元胡炳文諸人堅持門戶亦不至如明楊慎陳耀文

國朝毛奇齡諸人肆相攻擊蓋學問既深意氣自平能知漢唐諸儒本本原原具有根柢未可妄詆以空言又能知洛閩諸儒亦非全無心得未可概視爲弁陋故能兼收竝取絕無黨同伐異之私所考率切實可據良有由也元時嘗有刻本牟應龍袁桷各爲之序卷端題語尙鈎摹應麟手書藏弄之

家以爲珍笈此本乃

國朝閻若璩何焯所校各有評註多足與應麟之說相發明今仍從刊本附於各條之下以相參證若璩考證之功十倍於焯然若璩不薄視應麟焯則動以詞科之學輕相詬厲考應麟博極羣書著述至六百餘卷焯所聞見恐未能望其津涯未免輕於立論是卽不及若璩之一徵以其拾遺補罅一知半解亦或可採故仍竝存之不加芟薙焉

識遺十卷

兩淮馬裕家藏本

宋羅璧撰璧字子蒼自號默耕新安人宋史無傳不知其時代據書中前定一條引陳搏寒在五更頭之讖稱第五庚申後又十五年而祚移則其成書在宋亡以後矣觀其謂宋代文章多粹自伊洛發明孔孟便覺歐蘇氣象不長又謂夫子之道至晦翁集大成諸家經解自晦翁斷定然後一出於正云云蓋傳朱子之學者也其論養老之制謂禮記祖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酌數語爲委巷之談排詆經文殊無忌憚謂公羊高穀梁倣皆姓姜

亦屬杜撰謂班史原於劉歆引葛洪西京雜記後序爲證不知洪序謂劉子駿有漢書一百卷者自漢魏以來絕無是說乃輕信僞書尤爲疎舛然其他爬梳鉤索徵據舊文尙頗可採不獨錢曾讀書敏求記所舉孔子生卒年月一條爲足資考證也在講學之家猶可稱言有根柢矣

坦齋通編一卷

永樂大典本

不著撰人名氏說郭題曰宋邦凱撰亦不詳其爵里時代所紀有淳熙中見冷世光論姓氏事在孝

宗時又有慶元閒高秉文命題京鏗攻中宮王德謙二事及近見楊誠齋易傳語則是書成於甯宗以後又紀乾道辛卯王甯爲武甯宰其家充里正則武甯人也其書多考證經史略如程大昌演繁露洪邁容齋隨筆之體如引思齊之詩辨文母太任非太姒引說苑證春秋矢魚引世說辨元龍百尺樓引漢書證伏波之號不可單稱引國語證列子西方聖人不指佛引明堂位鄭註證漢書禿翁字引朱買臣張湯傳謂漢書自相矛盾引李吉甫

傳謂唐書前後舛異引前漢書證豺狼當道二語
不始張綱埋輪引鄒陽書證鷺鳥累百二語不始
孔融薦禰衡考訂皆爲精核他如論術家擇日及
五音配姓之非論姚察置人事而委天數論救荒
當知戢姦論羅浮山飛來峯之妄論漢高祖同罪
異罰論求長生論毀淫祠論公儀休怒織帛不可
訓持論皆爲正大至所論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不
應坐顏回曾參於殿上而列其父於庶下宜別立
一堂之說後世建啟聖祠竟從其議尤可謂知禮

意矣是書宋志及諸家書目皆不著錄其原本卷
帙不可考今據散見永樂大典者逐韻掇拾編爲
一卷雖所存僅數十條而可取者特多焉

愛日齋叢鈔五卷

永樂大典本

案愛日齋叢鈔散見永樂大典者共一百四十三
條俱不題撰人姓氏考諸家書目亦多未著錄惟
陶宗儀說郛第十七卷內載有此書二十二條題
爲宋葉某所撰而不著其名以永樂大典本參校
相合者十二條其說郛有而永樂大典脫去者十

條取以參補實得一百五十三條雖原書卷目已佚而哀輜排訂尙可考見大略觀其論先儒從祀一條有感洎年號知爲宋末人所作也書中大旨主於辨析名物稽考典故凡前人說部如趙德麟王直方蔡條朱翌洪邁葉夢得陸游周必大龔頤正何遠趙彥衛諸家之書無不博引繁稱證核同異其體例與張湜雲谷雜記葉大慶考古質疑彷彿相近特其文筆拖沓頗傷冗蔓又援引多而斷制少往往恟恍無歸不能盡出於精粹然徵據既

富中間訂譌正舛可採者亦多如辨印書之起於唐末準書作准之不始於宋銅人之有四鑄罍恩之有二義婦人拜跪之變禮百官乘轎之初制以至兩黃裳三白石之類於考證經史頗有裨益其論詩諸條尤抉摘深微時能得古人之意與胡仔魏慶之諸說足以互相發明固有未可盡廢者謹掇拾編次釐爲五卷間有節錄故事而不及論斷者蓋永樂大典原本脫佚今無可參考亦姑仍其舊錄之焉

欽命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十八

番禺張錫麟初校
番禺陳慶修覆校

六